

[狐说]

THE TALE OF FOX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，至高无上，承天命而生……

却为何毅然弃天命而去，
忍受骨肉分离，情人不得相见的天谴而浪迹天涯？

白饭如霜 {作品}





却为何毅然弃天命而去，
忍受骨肉分离，情人不得相见的天谴而浪迹天涯？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，至高无上，承天命而生……

白饭如霜（作品）

狐

THE TALE
OF FOX

说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

狐说 / 白饭如霜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06.12

(青春阳光·流光幻舞系列.第14辑)

ISBN 7-80208-463-6

I. 狐... II. 白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63393号

书 名: 狐说

作 者: 白饭如霜

责任编辑: 邓中好

封面设计: 朱 子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22)23666822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: 600千字

印 张: 80印张

印 次: 2007年1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08-463-6/1 · 055

定 价: 109.00元(全五册)

《神之右手》全彩版

沧月（著） ENO.（绘）

图文绘本小说世纪颠峰！百余幅全彩大图呈现绝美辉煌

- ◆ 当红武侠奇幻盟主沧月+人气插画名家ENO·联手演绎。
- ◆ 百余幅原创手绘大图瑰丽奉献，曼妙冷艳，奇诡无边。
- ◆ 倾力打造视觉盛宴，文图融合灵气逼人，上升至前所未有的——想象极致。

附送首印限量版发行5款沧月&ENO·原稿复制签名明信片+水彩纸质精美信纸



已出版作品：
 《春山如笑》
 《冰之少年·炎之少女》
 《银河爱情传说》
 《雪衣琉璃》
 《绝代妖姬》
 《完全恋爱手册》
 《迷途-哭泣游戏之爱Part1》
 《冒险-哭泣游戏之爱Part2》
 《真相-哭泣游戏之爱Part3》
 《王子进化论》

狐

BUTTERFLY
CHANGES

蝶变

乔克天使【作品】

■百宝天后重出江湖，乔克天使现代奇幻新作。
 ■千变万化的香露后，承载着重死不渝的痴恋。



流光 夜雪

TIME AND NIGHT SNOW

十四阙【作品】

知名作家悬疑武侠最新力作

• 为你讲述说一桩扑朔迷离的窃案真相
 • 在字字利落的文字中揭开亦真似假、亦幻似真、亦虚似实的事件内幕
 • 超人气插画师便全新风格，清丽大气，展现书中人物独特神韵



封面采用进口特种纸精美全彩印制

系列名称：青春名家幻舞系列

开本/规格：16开/16印张

发售日期：2007年春季

定价：21.80元

已出版作品：《千年》、《风烟引》、《密探风之少年》、《诛龙》、《逝去的欧若拉》



明晓溪（著）
唐卡（绘）

《烈火如歌》全彩版

图文绘本小说世纪颠峰——11.6G全彩大图开启惊世之美

- ◆ 至尊言情天后明晓溪经典之作——浪漫情怀，珠玉华章。
- ◆ 插画名家唐卡历时一年，手绘构图300余幅，精心终选11.6G原创大稿。
- ◆ 超强实力联手，璧合天成，全新文图相溶体验，再度掀起人气高潮。

首印版限量发行5枚明晓溪&唐卡珍藏复制版签名书签+100%原稿复制签名海报大赏。



捉鬼实习生

THE TRAINEE OF CATCHING GHOSTS

可蕊【作品】

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，至高无上，承天命而生……
 却为何黯然弃天命而去，
 忍受骨肉分离，情人不得相见的关难过浪差途？

白饭如霜【作品】

狐说

THE TALE OF FOX



新一代东方奇幻小说天后

继《都市妖奇谈》之后再创经典，强势聚合百万人气！
 幽默诙谐，在离奇之颠演绎风情万种，让你畅享异度世界的极致体验……



封面采用进口特种纸精美全彩印刷

系列名称：青春名家幻舞系列

开本/规格：16开/16印张

发售日期：2007年春季

定价：21.80元

天马行空的想象力
 古灵精怪的个性角色

奇幻名家白饭如霜笔下跃然眼前的非人界众生……

已出版作品：《三千界》、《猎物者》、《疯狂植物园》

已出版作品：《都市妖奇谈》、《给妖怪们的安全手册》、《儿子的宝贝盒》

之一

【狐爱】

我妈老了。

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。

每一分钟我都注视着她生命的流逝。

与失水一样不容分说。

任何时候。

她欢笑的时候，她哭泣的时候。

她耍赖的时候，她发呆的时候。

她有限的活力动荡如一碗稀薄的牛奶，不断泼洒，接着蒸发。

最后会留给我一个空旷的碗底，青花瓷，冷冷的。

我因此宠溺她。好似她宠溺我。





奇幻名家白饭如霜笔下跃然眼前的非人界众生……

白饭如霜
作品

楔子

我曾在这世界的一角，看过烈火焚烧秋日的高原。

高达数米的火焰，仿佛是上古巨人滴血的舌头，在枯黄的大地上，彷徨沉默，永无止境地卷过去。

无论是什么，都不能逃过沦为劫灰的命运，所过之处，天地如死。

那时候我坐在火焰的中心，看自己身体在沸腾空气包围下软化成微粒，在有无中飘摇。在世間所经历过的一切，我想此时都应当淡化成一个笑话，远远退避在时间的旷野里。无论悲伤喜悦，都不能独自享有一块自己的墓碑。

可是我错了。

三月十五，凌晨。

伦敦道宁街博引大厦，全世界物业中最昂贵的所在，价格之高，令人发指。两千年全球大盗“道与术联合研究委员会”发布多项调查结果显示，此地位列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
至高无上
承天命而生
却为何毅然弃天命而去，
忍受骨肉分离、情人不得相见的天谴而浪迹天涯？

知名盗贼们“我一生最想抢的十个地方”排行榜第一位，同时在“全球十大最值得抢的地方”榜单上亦表现卓越，与阿联酋七星酒店“阿拉伯之塔”交相辉映，并驾齐驱。在全世界失业率都一路走低的环境下，周边各保安公司竟然始终保持强劲的职位需求增长——由此可见，坐言起行的道上兄弟，可着实不少。

此时入夜已深，灯火犹明。尽职的保安在大堂中来来回回地巡游，忽然“咔”的一声轻响，巨大的玻璃门徐徐打开，一个穿着黑色长风衣的男子走进来。这人的容貌隐在阴影里，难以端详，唯一会引起注意的特别之处，是皮肤上泛出一层淡淡金色。保安迎上去，仔细察看，确认对方出示的是一张货真价实的贵宾级二十四小时特别通行证。于是点点头，按下客用电梯启动按钮，目送他身影消失。

这大厦里，日日穿行着日理万机、身家倾城的商业巨子。“OLDMONEY”豪富世家名下的基金会，也多有在此办公运作的，有人夜半赶回来处理急务并不鲜见，不过，这保安在此工作五年有多了，眼力出众，过目不忘，号称人肉摄像机，此时却完全不记得自己见过这个人。

电梯直上十九楼。热感应灯次第打开，那人走到走廊尽头一间巨大的会议室门口，停下来鞠了一躬。听到有个苍老的喑哑声音道：“秦礼到了，坐吧。”

谨慎地又鞠了一躬，来人方才走进，室内一切摆设俱无，唯独中心摆一张极大的黑色长桌，在暗黄灯光下沉沉的。两侧座无虚席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神情均肃然。气氛凝滞似一张玻璃纸，眼看舌尖一舔就破。

沉默。沉默。

沉默在空气中游离，一点点孵化出更多。终于长桌左面当头一人缓缓站起来，这男子穿米色的西服，低调而华贵，窄窄一张脸秀眉亮眼，他乌黑头发仔



说

白饭如霜（作品）

奇幻名家白饭如霜笔下跃然眼前的非人界众生……

仔细细抿了在耳后，一丝不乱，看得出来是个精细人。他低咳两声，将周围眼神齐齐吸引到自家身上，才开口说：“族之传承，理当遵从，我们秦氏一门，对此绝无异议。不过，家父前一年才去世，躯壳未腐，我必要谨慎守护，加上年来投资环境见好，祖宗产业价值高速膨胀，阿弟独力掌管，实在疲于奔命，无法分身。请长老会明示。”

所有偏向他的头颅又一股脑转了一百八十度，望到另一个方向去。在长桌的后面原来还坐了四个人。一字排开，暗色中看不清面目。其中一人微微点头，正要言语，他身旁同伴却把他手指一按，又静了下来。那男子等不到半点回应，也不着急，微微一笑坐下了，他身边坐的，正是适才漏夜赶回的那人，两人侧头，各自说了一句什么。

须臾，右端中间一个女子声音破空而来，急促清脆，一连串响鞭炮似的说：“秦氏为族谋财，既然可以开脱，那白氏为家族征战四方，这一代男丁只得弃儿在世。此次行程，一发而惊四方，风波颇恶，万一他有什么好歹，白氏岂不是要灭门？”这女子隐在暗处，吹弹得破的一张脸，容颜娇弱，眼神却如寒星一般极为冷厉，一扫四围，大家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性急的，就起身去拨弄空调遥控器。

这两位发言的主要内容，听起来都不是很正面。其他人似乎不好应声，于是继续讪然下去，渐渐有鼾声在人头济济中传出来，长桌后面位高权重的四位仁兄脸上多少有点不好看起来，于是开声问：“庄家姐妹呢？”

立刻有人答：“庄缺在芝加哥调节当地黑帮之间的大纷争，抽身不出来。秦礼赴会，余庄致在阿拉伯独力进行中东诸国的优先投资公关，今晚揭标，已向长老会报备过了。”

那四人各叹口气，坐中间者慢腾腾道：“既如此踟躅，只得依祖例，白弃法

力百年来始终精进，料无大碍。这一次的选命池之行，狄南美之伴，还是交给白氏吧。”

我有一种特异功能，就是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就地站下，开始打瞌睡。

要伪装成状态清醒而又不被干扰，非常需要一点戏剧表演的天赋。而根据我娘一巴掌打在头上的力度来看，我这辈子进攻娱乐圈的梦想已经可以休矣，何况加多两个硕大的白眼，“你发什么大头呆，前面那家名店在换季，赶紧去给我卡位。”

这位徐娘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向不远处的一家时装店，穿水绿色长裙，挽一只假得不能再假的大牌手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妈。

我想告诉她那家店绝非了不得，设计每况愈下，简直可说一无是处，绝不需要卡位那么隆重对待，但她的耳朵呈现瞬间封闭状态，两眼只顾发直。对于一个这么没出息的人，你能说什么？还是服从吧，服从吧。我哼着歌儿晃晃悠悠奔出去。远山初夏草木生长的销魂气味，游丝般穿行在熙熙攘攘间，偶尔的机会，就鲜活地进入我的鼻尖。

同时，也有什么进入我的眼帘——一个我打破头都不会料到这里出现的人影，自对面而来，悠悠荡荡，似一无用心，但擦身而过的瞬间，手指捺上我臂膀。突然地，轻轻地，碰触过的一抹肌肤，瞬息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红紫色，好似入西的那抹残阳，误认了故乡，铭记不去。

紫气东来。那人印章，如此颜色鲜明。

耳边有两个字轻轻呼唤，是我的名。

“南美。”

“南美。”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
承天命而生……

却为何毅然弃天命而去，
忍受骨肉分离、情人不得相见的天谴而浪迹天涯？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
承天命而生……

承天命而生

狐

THE TALE
OF FOX

说

我多少年没听到过的声音，陌生得像一棵生在汉阳陵上的树，关于它的记忆似枯萎，濒死，不过挖出根来看，手指上还沾染得到一点点水色，竟仍然是活着的。

白饭如霜 作品

奇幻名家白饭如霜笔下跃然眼前的非人界众生……

晚上，我娘兴致勃勃展示完了她今日的斩获物后，觉得不够过瘾，于是找我众乐乐，“囡囡，来试这件蓝花裙子，你皮肤白，一定好看。”

我窝在沙发里，埋首看国家地理杂志，连眼皮都没抬，“那是围裙，你送给隔壁家阿姨做饭的。”

她很意外，“真的？”

拿到鼻子底下去，东闻西闻，好像她有特异功能，可以靠嗅觉分辨一件衣服的式样似的。

乘她研究着围裙，我侧了侧身，手往肩膀上被碰触过的地方一摸，果然有一阵焦雷似的灼热在心底滚过，验明紫印的正身，最后一丝侥幸烧灭了，我脸色微微一变。

这小动作居然没瞒过我家八婆，我简直怀疑她其实是埋藏在市井间的绝顶武功高手，立刻过来探察，“你怎么了。”

准确找到那条痕，十分夸张地倒抽一口凉气，在屋子里团团乱转找膏药创可贴云南白药洗洁精。懒得理她，我起身到阳台上去。灰蓝天色，中有明星，看来明天一定又是个好天。有人告诉我，极目最远的地方，合上眼帘再睁开，那颗第一时间进入你视线的星，就是你的守护星。

试验一下看。呸，那儿只有俩灯塔。我要灯塔来守护我干吗。

胡思乱想一阵，忽然听到我妈在外头大吼一声，“囡囡，去开门。”

我没动。

已经听到了：那敲门声不紧不慢，不紧不慢。

每三声停一下。仿佛在等待，又仿佛在犹豫。

又是三下。

每一声，都像是要穿越门壁，砸到我心上。

妈妈的分贝数调整到环保局禁制标准，伴随着一只拖鞋，力度角度双绝，硬是从阳台门缝里玩了个飞去来的绝活，砸到我后脑勺上。妈的，她年轻时候怎么不去练飞镖。

不得已走出去。

里门打开。

隔着一扇安全门，不出所料，走廊上那人向我微微笑。手臂上的焰色痕迹，忽然如针刺一样疼痛起来。

我们两两对望着，周边世界犹如虚无，蒸腾飘摇。天地间只剩下他那双深不可测的眼。定定笼罩我。

右手指轻轻画圈，化出蓝色幻影，无声无息攻破铁门，极速逸出形成微蓝色的攻击圈，外面的人脸容一变，弯下腰去，猛然便惨叫一声，“混蛋，你干吗要用蓝之祭祀诀？打到我鼻子了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，“白弃？你跑来我家做什么？我们两家这段时间是世仇，读过书吧？世仇什么意思知道吗？”

门口蹲的那个家伙捂住脸，手指缝里露出两只眼睛，无比怨恨地瞪着我，听我一说，立即破口大骂起来，“混蛋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呀，你长点记性好不好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四缺一，这个规定都已经取消了，给你送了简报没看吗，还是脑子进水……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好似真有这回事，至于他说的简报……我相信我近两年搬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
承天命而生……

却为何毅然弃天命而去，
忍受骨肉分离、情人不得相见的天谴而浪迹天涯？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
承天命而生……

承天命而生

狐

THE TALE
OF FOX

说

白饭如霜 作品

奇幻名家白饭如霜笔下跃然眼前的非人界众生……

家次数实在频繁得太过分了……不期然我就有点歉疚。赶紧上前把他迎进房间，这当儿我那个没心肺的妈已经进卧室做面膜了，除非生死攸关，否则一个小时内，绝看不到她再次出现。

找点碘酒、棉花过来，要给他疗伤，被一把推出十米开外，几乎砸破我们家墙，这小子看看窗帘都拉上了，于是运一运气，老大一个脑袋猛然发出弹棉花那样的嗡嗡声，疯狂地转了几圈，跟一架自动陶器制作机似的，不久就变出另一副嘴脸来，清目朗眉，煞是俊秀，就是那俩睫毛比我家扫把还长，哗啦哗啦满地下扫土。要多漫画有多漫画。我好奇地看了他半天，问：“你怎么改性了？以前不喜欢帅哥的啊。”

白弃扭了扭脖子，白我一眼，“我在下面大堂按了半天门铃没反应，只好绕到后面打破一堵墙进来。估计被监视器拍下来了。改个好人样子免得麻烦。”

竟然只打破一堵墙？以我对这位世兄的了解，应该没有这么温柔才对。这么一想，脚下的地板便隐约有点颤抖，还有一种类似于鬼哭狼嚎的喧哗传来。我抱着万一的希望去问白弃，“你说的墙壁是？”

他埋头不问世事，开了冰箱回来，已经开始吃我们家晚饭剩下的盐酥虾，睫毛拿两只衣服架子夹住了。听我问，便天真无邪地拿一只虾头对窗外指指，“喏，我就站在广场上，对你们大厦的外墙打了一掌啊。”

他话音还没落，我的惨叫声已经回荡起来，一面抢入老娘的房间，她脸上白花花的，居然横在床上就睡着了。连被子带人一包，绑了一根铁蚕丝系在窗户上，径直往外一丢，空气中隐约听到她梦中的嘀咕声，“哎呀，起风了，囡囡，去关窗。”

万恶的地主婆，这份上还想着差遣我。

白弃何许人？族中八百年以来，号称斗商第一，智商无限低的不世出奇才，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，
承天命而生……

却为何毅然弃天命而去，
忍受骨肉分离、情人不得相见的天谴而浪迹天涯？

七百年一现的银狐
承天命而生

承天命而生

无论我多么大惊小怪狗跳鸡飞，他还在安心吃虾子，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什么？你也不知道，哦，其实也没什么。不过就是白弃一掌之下，把大厦打塌了一边而已，那边是写字楼，没什么人在。可是一塌百塌，往事不堪回首，这力量波动传递过来，相邻的公寓楼怎么也没法子治安长久啊。

住这里的笨蛋，一旦出点问题又没有电梯，连走路都忘记怎么走。邻居一场，还是要去救一救的好。

赤手空拳，连鞋子都穿反，我冲出走廊去，果不其然，走廊上的灯全体都灭了，灰土弥漫，我住最高层，头上已经不时传来巨大的闷响，一层一层要塌了，等塌到某个高度，整个楼就会因为支持结构被彻底破坏而哗啦一声，跟我昨天做得很不成功的那只豆渣蛋糕一样，万劫不复地瘫成一团。无论之前每平方米的租金贵到多么离谱的地步，现在能值点钱的，也就是那些好不容易见到天日的钢筋了。

我团团乱转，白弃却把头伸出来问：“喂，你冰箱里为什么会放一坨屎粑粑？而且好像很香的样子。”他的手里，正抓着那团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豆渣蛋糕。

我气个倒仰，“小白，你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火烧眉毛，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他费力地扬了扬他的眉毛，非常狐疑地上望，“有火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”

想白氏掌握狐之兵权达一千三百年之久，老头子辛苦支撑，死都没时间死，最后终于盼到生了个儿子，结果是这个品种。苍天啊！！

呼唤完这几句，我一把把小白揪过来，“喏，会聚气成胶不？”

一提到跟野蛮暴力有关的东西，这个家伙立刻腰背挺直，下巴傲慢地一抬，

狐

THE TALE
OF FOX

说

奇幻名家白饭如霜笔下跃然眼前的非人众生……

——白饭如霜作品——

活像自己正在奥斯卡舞台上发表最佳修行者得奖感言一样，慢腾腾道：“聚气成胶者，雕虫小技也，我生有慧根……”

等他这一通法螺吹完，我们就不要救人了，改埋人吧。拉住他的睫毛急走，到走廊尽头一脚把玻璃墙踢碎，白弃偌大一个身躯，呼啦一声就被甩了出去，一面大声指示，“上去看看哪个地方裂了，裂了就补补。”

一个小时以后，我和白弃站在了大厦下的小广场上，抬头看看，不错不错，造出了一左一右两座粘在一块的比萨斜塔，香港这个烂地方，建筑一座比一座没有创意，整改一下有利于社区文化发展。

白弃被灰呛得不爽，不过对自己一番努力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指点着啧啧连声，“看看，那边角上的透明支撑效果，很前卫吧，再看这面墙，出现了大量的断裂纹路，表面却呈现光滑的胶状效果，将内部结构突显，后现代感十足。果然是高手之作啊，哈哈哈哈哈。”

这番话说出来，简直是晴天好多个霹雳，打得我眼睛发花，“小白，你对建筑居然有研究？”

他很诚实地摇摇头，“大约是上个月我爹逼我吃书吃急了，多吃了两本关于建筑的吧。那些词从我嘴里乱冒，我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”

欣赏完毕，心情很好，忽然想起我妈好像还在空中吊着啊，顶梁骨上就走了真魂。看看四下无人，赶忙飞身跃起，沿着大厦玻璃外墙噌噌走了一圈，白弃眼尖，在下面喊了一嗓子提醒我，“在你头上，头上。”

果然，那只太婆寿司正不偏不倚吊在我上方，里面包的馅儿定力非凡，仍然睡得口水滴答。实在叫人佩服。

乘着还没引起旁人注意，我扛上老娘赶紧下地，遥遥对小白挥手，“回见回见。”眼前一花，他欺上前来，一只手粘在墙壁上，身子临空摇摇摆摆的，“什